

陈鼓应著作集

# 庄子今注今译

(下)

陈鼓应 注译

中华书局



众人的灾害。所以主张为政之道,要使人民“不一其能,不同其事”。第六章,列子见髑髅而有所感言,以为人的死生当不为忧乐所执。第七章,写物种演化的历程。

出自本篇的著名成语,有鼓盆而歌、夜以继日、褚小怀大、绠短汲深等。此外,髑髅见梦、鲁侯养鸟等富有哲理性的寓言,亦见于本篇。

一

天下有至乐无有哉?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?今奚为奚据?奚避奚处?奚就奚去?奚乐奚恶?

夫天下之所尊者,富贵寿善<sup>〔一〕</sup>也;所乐者,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;所下者,贫贱夭恶也;所苦者,身不得安逸,口不得厚味,形不得美服,目不得好色,耳不得音声;若不得者,则大忧以惧,其为形也,亦愚哉!

夫富者,苦身疾作<sup>〔二〕</sup>,多积财而不得尽用,其为形也亦外矣<sup>〔三〕</sup>。夫贵者,夜以继日,思虑善否,其为形也亦疏矣。人之生也,与忧俱生,寿者惛惛<sup>〔四〕</sup>,久忧不死,何苦也!其为形也亦远矣。烈士为天下见善矣,未足以活身。吾未知善之诚善邪,诚不善邪?若以为善矣,不足活身;以为不善矣,足以活人。故曰:“忠谏不听,蹲循<sup>〔五〕</sup>勿争。”故夫子胥争之以残其形,不争,名亦不成。诚有善无有哉?

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,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,果不乐邪?吾观夫俗之所乐,举群趣<sup>〔六〕</sup>者,誾誾然<sup>〔七〕</sup>如将不得已<sup>〔八〕</sup>,而皆曰乐者,吾未知之乐也,亦未知之不乐也<sup>〔九〕</sup>。果有乐无有哉?吾以无为诚乐矣,又俗之所大苦也。故曰:“至乐无乐,至誉无誉。”

### 注 释

〔一〕善:善名(成《疏》);所遇顺善(王先谦《注》)。

〔二〕疾作:勤勉劳动。

〔三〕外矣:“内矣”相反字。下文“疏矣”“远矣”,即是“密矣”“近矣”的相反字,都是指违反常性的意思。

〔四〕惛惛(mèn 闷):即昏昏;指精神懵懂。涵本“惛惛”作“惛惛”(马叙伦《庄子义证》)。

〔五〕蹲循:即“逡巡”,却退的意思。

林云铭说:“蹲循,逡巡退听之貌。言忠谏不见听,即当却去不必与之争也。”(《庄子因》)

俞樾说:“‘蹲循’,当读为‘逡巡’。古书‘逡巡’字或作‘逡遁’;汉郑固碑:‘逡遁,退让也。’是也,此又作‘蹲循’者,据《外物篇》:‘帅弟子而跋于窾水。’《释文》引《字林》云:‘跋,古蹲字。’然则‘蹲循’者,‘跋遁’也。汉碑作‘逡遁’,《庄子》书作‘蹲循’,字异而音义同矣。‘忠谏不听,蹲循勿争’,谓人主不听忠谏,则为人臣者当逡巡而退,勿与之争也。”(《诸子平议》)

〔六〕举群趣:言举世群然而趋之(林希逸《口义》);形容一窝蜂地追逐。

〔七〕誾誾然:必取之意(林希逸《口义》);专确貌(宣颖《南华经

解》)。按：形容执著的样子。

〔八〕不得已：“已”，作“止”。

〔九〕吾未知之乐也，亦未知之不乐也：两“知”字今本原缺。按：陈碧虚《阙误》引江南古藏本，两“未”字下并有“知”字，当从之。

“吾未知之乐也，亦未知之不乐也”，即“吾未知其乐也，亦未知其不乐也”。“之”犹“其”（王叔岷《校释》）。

## 今译

世界上有没有至极的欢乐呢？有没有可以养活身命的方法呢？如果有，要做什么？依据什么？回避什么？留意什么？从就什么？舍去什么？喜欢什么？嫌恶什么？

世界上所尊贵的，就是富有、华贵、长寿、善名；所享乐的，就是身体的安适、丰盛的饮食、华丽的装饰、美好的颜色、悦耳的声音；所厌弃的，就是贫穷、卑贱、夭折、恶名；所苦恼的，就是身体不能得到安逸，口腹不能得到美味，外表不能得到华丽服饰，眼睛不能看到美好颜色，耳朵不能听到动人声音；如果得不到这些，就大为忧惧。这样的为形体，岂不是太愚昧了吗？

富人劳苦身体，辛勤工作，聚积很多钱财而不能完全使用，这样对于护养自己的形体，岂不是背道而驰吗？贵人日以继夜，忧虑着名声的好坏，这样对于护养自己的形体，岂不是很疏忽吗？人的一生，和忧愁共存，长命的人昏昏沉沉，久久地忧患着如何才能不死，多么苦恼啊！这样对于保全自己的形体岂不是很疏远吗？烈士被天下的人所称赞，然而却保不住自己的性命，我不知道这真是完善呢，还是不完善？如果说是完善，却保不住自己的性命；如果说不完善，却救活了别人。俗语说：“忠诚地谏告，如果不听，就退去，不必

再争谏。”所以子胥因为谏诤而遭残戮，如果他不争谏，就不会成名。这样看来有没有真正的完善呢？

现在世俗所追求和所欢乐的，我不知道果真是快乐，还是不快乐？我看世俗所欢乐的，一窝蜂地追逐，十分执著地好像欲罢不能，而大家都说这是快乐，我不知道这算是快乐，还是不快乐。果真有快乐没有呢？我以为清静无为才是真正的快乐，但这又是世俗人所大感苦恼的。所以说：“至极的欢乐在于‘无乐’，最高的声誉在于‘无誉’。”

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。虽然，无为可以定是非。至乐活身，唯无为几存<sup>〔一〕</sup>。请尝试言之。天无为以之清，地无为以之宁<sup>〔二〕</sup>，故两无为相合，万物皆化生<sup>〔三〕</sup>。芒乎芴乎<sup>〔四〕</sup>，而无从出乎！芴乎芒乎，而无有象乎！万物职职<sup>〔五〕</sup>，皆从无为殖<sup>〔六〕</sup>。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<sup>〔七〕</sup>，人也孰能得无为哉！

#### 注 释

〔一〕无为几存：“几”，近。《老子》六十四章有“无为故无败”句。

〔二〕天无为以之清，地无为以之宁：同于《老子》三十九章：“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。”（“一”即指无为之道。）

〔三〕两无为相合，万物皆化生：“生”字旧脱。陈碧虚《阙误》引江南古藏本“化”下有“生”字，当从之。“生”与上文“清”、“宁”为韵，《疏》“而万物化生”，是成本亦有“生”字（刘文典、王叔岷校）。

〔四〕芒乎芴乎：恍惚茫昧（成《疏》）。《老子》二十一章有“恍兮惚兮”句。

〔五〕职职：繁多的样子。

马叙伦说：“按‘职’借为‘秩’。《说文》曰：‘秩，积也。’”

〔六〕无为殖：意指万物在自然中产生。

郭象《注》：“皆自殖耳。”

〔七〕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：《老子》三十七章作：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。”

## 今译

天下的是非确实不可以成定论的。虽然这样，然而“无为”的态度可以定论是非。至极的欢乐可以养活身心，只有“无为”的生活方式或许可以得到欢乐。请让我说说：天“无为”却自然清虚，地“无为”却自然宁静，天地“无为”而相合，万物乃变化生长。恍恍惚惚，不知道从哪里生出来！恍恍惚惚，找不出一一点迹象来！万物繁多，都从无为的状态中产生。所以说：天地无心作为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从它们生出来的。谁能够学这种“无为”的精神呢！

## 二

庄子妻死，惠子吊之，庄子则方箕踞<sup>〔一〕</sup>鼓盆<sup>〔二〕</sup>而歌。

惠子曰：“与人居<sup>〔三〕</sup>，长子、老、身死<sup>〔四〕</sup>，不哭，亦足矣，又鼓盆而歌，不亦甚乎！”

庄子曰：“不然。是其始死也，我独何能无概<sup>〔五〕</sup>然！察其始而本无生，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，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。杂乎芒芴<sup>〔六〕</sup>之间，变而有气，气变而有形，形变而有生，今又变而之死，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。人且偃然<sup>〔七〕</sup>寝于巨室<sup>〔八〕</sup>，而我嗷嗷然<sup>〔九〕</sup>随而哭之，自以为不

通乎命，故止也。”

### 注 释

〔一〕箕踞：蹲坐，如簸箕形状。

〔二〕盆：瓦缶，古时乐器。

〔三〕与人居：“人”指庄子妻。

〔四〕长子、老、身死：长养子孙，妻老死亡（成《疏》）。历来多以“长子老身”为句，“死”字属下读。今从宣颖本读法。

〔五〕概：即慨，感触哀伤。

〔六〕芒芴：读同恍惚（褚伯秀《义海纂微》）。

〔七〕偃然：安息的样子。

〔八〕巨室：指天地之间。

〔九〕嗷嗷然：叫哭声。

### 今 译

庄子的妻子死了，惠子去吊丧，看到庄子正蹲坐着，敲着盆子唱歌。

惠子说：“和妻子相住一起，为你生儿育女，现在老而身死，不哭也够了，还要敲着盆子唱歌，这岂不太过分了吗？”

庄子说：“不是这样。当她刚死的时候，我怎能不哀伤呢？可是观察她起初本来是没有生命的，不仅没有生命而且还没有形体，不仅没有形体而且还没有气息。在若有若无之间，变而成气，气变而成形，形变而成生命，现在又变而为死，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。人家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，而我还在啼啼哭哭，我以为这样是不通达生命的道理，所以才不哭。”



三

支离叔与滑介叔<sup>〔一〕</sup>观于冥伯之丘<sup>〔二〕</sup>，昆仑之虚，黄帝之所休。俄而柳<sup>〔三〕</sup>生其左肘<sup>〔四〕</sup>，其意蹶蹶然<sup>〔五〕</sup>恶之。

支离叔曰：“子恶之乎？”

滑介叔曰：“亡，予何恶！生者，假借<sup>〔六〕</sup>也；假之而生生者，尘垢<sup>〔七〕</sup>也。死生为昼夜。且吾与子观化<sup>〔八〕</sup>而化及我，我又何恶焉！”

注 释

〔一〕支离叔与滑介叔：寓托人名。

李颐说：“支离忘形，滑介忘智，言二子乃识化也。”（《释文》引）

〔二〕冥伯之丘：寓托丘名。

李颐说：“丘名，喻杳冥。”

〔三〕柳：借为“瘤”。

郭嵩焘说：“‘柳’，‘瘤’字，一声之转。”（见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引）

〔四〕肘（zhǒu 帚）：臂部关节弯曲处。

〔五〕蹶蹶然：惊动的样子。

〔六〕假借：指身体乃是外在物质元素假合而成。

〔七〕尘垢：暂时的凑集（据宣颖《注》）。

〔八〕观化：观于变化。“化”指生死的变化。

徐复观先生说：“所谓‘观化’，即对万物的变化，保持观照而不牵惹自己的感情判断的态度。”（《中国人性论史·庄子的

心》第三九二页)

## 今 译

支离叔和滑介叔一同到冥伯的丘陵、昆仑的荒野去游览，那是黄帝曾经休息过的地方。忽然间滑介叔左臂上长了一个瘤，他显得惊动不安，好像厌恶它的样子。

支离叔说：“你嫌恶它吗？”

滑介叔说：“不，我为什么嫌恶！身体乃是外在物质元素假合而成；外在元素假合而产生的生命，乃是暂时的凑集。死生就好像昼夜一般的运转。我和你观察万物的变化，现在变化临到了我，我又为什么要嫌恶呢？”

## 四

庄子之楚，见空髑髅，髑然<sup>〔一〕</sup>有形，搬<sup>〔二〕</sup>以马捶<sup>〔三〕</sup>，因而问之，曰：“夫子贪生失理，而为此乎？将子有亡国之事，斧钺之诛，而为此乎？将子有不善之行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，而为此乎？将子有冻馁之患，而为此乎？将子之春秋<sup>〔四〕</sup>故及此乎？”

于是语卒，援髑髅，枕而卧。夜半，髑髅见梦曰：“子之谈者似辩士。视子所言，皆生人之累也，死则无此矣。子欲闻死之说乎？”

庄子曰：“然。”

髑髅曰：“死，无君于上，无臣于下；亦无四时之事，从然<sup>〔五〕</sup>以天地为春秋，虽南面王乐，不能过也。”

庄子不信，曰：“吾使司命<sup>〔六〕</sup>复生子形，为子骨肉肌肤，反子父母妻子间里知识<sup>〔七〕</sup>，子欲之乎？”

髑髅深矐蹙頞<sup>〔八〕</sup>曰：“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間之劳乎！”

### 注 释

〔一〕髑(xīāo 霄)然：空枯的样子。

〔二〕擻：《说文》作“擘”，云：旁击（《释文》）。

〔三〕马捶：“捶”，作“箠”，即马鞭。

〔四〕春秋：年纪。

〔五〕从然：“从”，通“纵”，形容纵逸的样子。《阙误》引张君房本“从然”作“泛然”。

〔六〕司命：掌管生命的鬼神。

〔七〕知识：指朋友。

〔八〕深矐蹙(cù 醋)頞(è 遏)：“矐”，同颦，皱眉。“頞”，同“额”。形容眉目之间露出忧愁的样子。

### 今 译

庄子到楚国，看见一个髑髅，空枯成形，他就用马鞭敲敲，问说：“先生是因为贪生背理，以至于死的吗？还是国家败亡，遭到斧钺的砍杀，而死于战乱的呢？你是做了不善的行为，玷辱父母妻儿，而惭愧致死的吗？还是冻饿的灾患而致死的呢？或是年寿尽了而自然死亡的呢？”

这样说完了话，就拿着髑髅，当着枕头睡觉。半夜里，庄子梦见髑髅向他说：“你的谈话好像辩士。看你所说，都是生人的累患，死了就没有这些忧虑。你要听听死人的情形吗？”

庄子说：“好。”

骷髅说：“死了，上面没有君主，下面没有臣子；也没有四季的冷冻热晒，从容自得和天地共长久，虽是国王的快乐，也不能胜过。”

庄子不相信，他说：“我使掌管生命的神灵恢复你的形体，还给你骨肉肌肤，把你送回到父母妻子故乡朋友那里，你愿意吗？”

骷髅听了，眉目之间露出忧愁的样子说：“我怎能抛弃国王般的快乐而回复到人间的劳苦呢！”

## 五

颜渊东之齐，孔子有忧色，子贡下席而问曰：“小子敢问，回东之齐，夫子有忧色，何邪？”

孔子曰：“善哉汝问！昔者管子有言，丘甚善之，曰：‘褚<sup>〔一〕</sup>小者不可以怀大，绠<sup>〔二〕</sup>短者不可以汲深。’夫若是者，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<sup>〔三〕</sup>，夫不可损益。吾恐回与齐侯言尧舜黄帝之道，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。彼将内求于己而不得，不得则惑，人惑则死。

“且女独不闻邪？昔者海鸟止于鲁郊，鲁侯御<sup>〔四〕</sup>而觴<sup>〔五〕</sup>之于庙，奏《九韶》以为乐，具太牢<sup>〔六〕</sup>以为膳。鸟乃眩视忧悲，不敢食一禽，不敢饮一杯，三日而死。此以己养养鸟也，非以鸟养养鸟也。夫以鸟养养鸟者，宜栖之深林，游之坛陆<sup>〔七〕</sup>，浮之江湖，食之鱗鰈<sup>〔八〕</sup>，随行列而止，委蛇<sup>〔九〕</sup>而处。彼唯人言之恶闻，奚以夫譊譊<sup>〔一〇〕</sup>为乎！《咸池》、《九韶》之乐，张之洞庭之野<sup>〔一一〕</sup>，鸟闻之而飞，兽闻

之而走，鱼闻之而下入<sup>〔一〕</sup>，人卒<sup>〔二〕</sup>闻之，相与还而观之。鱼处水而生，人处水而死，彼必相与异，其好恶故异也。故先圣不一其能，不同其事。名止于实，义设于适<sup>〔四〕</sup>，是之谓条达<sup>〔五〕</sup>而福持<sup>〔六〕</sup>。”

### 注 释

〔一〕褚：布袋。

〔二〕纆(gěng 梗)：绳索。

〔三〕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：性命各有它形成之理，而形体各有它适宜之处。

〔四〕御：迎。

〔五〕觴(shāng 伤)：宴饮。

〔六〕太牢：指牛羊豕。

〔七〕坛陆：“坛”，司马本作“澶”(《释文》)；水中沙澶。“坛陆”，即湖渚。

〔八〕鱖魮：小鱼名。“鱖”，泥鳅。“魮”，白鱼子。

〔九〕委蛇：宽舒自得(成《疏》)。“委”，成《疏》作透。“委”为透省(马叙伦说)。

〔一〇〕譊譊(náo 挠)：喧杂。

〔一一〕洞庭之野：即广漠之野。见《天运篇》。

〔一二〕鸟闻之而飞，兽闻之而走，鱼闻之而下入：《齐物论》作：“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决骤。”

〔一三〕人卒：众人。已见于《天地篇》与《秋水篇》。

〔一四〕义设于适：事理的设施在于适性。

成玄英《疏》：“‘义’者，宜也，随宜施設，适性而已。”

林希逸说：“义设于适，盖言人各随其分也。”

〔一五〕条达：条理通达。

〔一六〕福持：福分常在。

## 今 译

颜渊往东到齐国，孔子面色忧愁。子贡即离席向前问说：“学生请问，颜回东往齐国，先生面色忧愁，为什么呢？”

孔子说：“你问得很好！从前管子有句话，我觉得很好，他说：‘布袋小的，不可以藏大的东西，绳索短的不可以汲深井的水。’这样说来，认为性命各有它形成的道理，而形体各有它适宜的地方，这是不可以改变的。我恐怕颜回向齐侯谈说尧舜黄帝的道理，而强调燧人神农的言论。齐侯听了会内求自己而不得了解，不得了解就会产生疑惑，起了疑惑就要遭殃了。”

“你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吗？从前有只海鸟飞落在鲁国的郊外，鲁侯把它迎进太庙，送酒给它饮，奏《九韶》的音乐取乐它，宰牛羊喂它。海鸟目眩心悲，不敢吃一块肉，不敢饮一杯酒，三天就死了。这是用养人的方法去养鸟，不是用养鸟的方法去养鸟。用养鸟的方法去养鸟，就应该让鸟在深林里栖息，在沙滩上漫游，在江湖中漂浮，啄食小鱼，随鸟群行列而止息，自由自在的生活。鸟最怕听到人的声音，为什么还要弄得这般喧闹呢！如果在洞庭的野外演奏《咸池》、《九韶》的音乐，鸟听了会飞去，兽听了会逃走，鱼听了会沉下，然而人们听了，却会围过来观赏。鱼在水里才能得生，人在水里就会淹死，人和鱼的禀性各别，所以好恶也就不同了。所以先圣不求才能的划一，不求事物相同。名和实相副，事理的设施求其适合于各自的性情，这就叫做‘条理通达而福分常在’。”

## 六

列子行食于道从<sup>〔一〕</sup>，见百岁髑髅，撻<sup>〔二〕</sup>蓬而指之曰：“唯予与汝知而<sup>〔三〕</sup>未尝死，未尝生也。若果养<sup>〔四〕</sup>乎？子果欢乎？”

### 注 释

〔一〕道从：“从”，道旁（司马彪《注》）。

〔二〕撻（qiān 牵）：拔。

〔三〕而：汝。

〔四〕养：忧。

宣颖说：“养，心忧不定貌。《诗》曰：‘中心养养。’是也。”

俞樾说：“‘养’，读为‘恙’，《尔雅·释詁》：‘恙，忧也。’”

### 今 译

列子旅行在路旁进餐，看见一个百年的骷髅，拨开蓬草指着它说：“只有我和你知道，你没有死也没有生的道理。你果真忧愁吗？我真欢乐吗？”

## 七

种有几<sup>〔一〕</sup>，得水则为鼃<sup>〔二〕</sup>，得水土之际则为鼃嫫之衣<sup>〔三〕</sup>，生于陵屯<sup>〔四〕</sup>则为陵舄<sup>〔五〕</sup>，陵舄得郁栖<sup>〔六〕</sup>则为乌足<sup>〔七〕</sup>。乌足之根为蛭螭<sup>〔八〕</sup>，其叶为胡蝶。胡蝶胥也<sup>〔九〕</sup>化而为虫，生于灶下，其状若脱<sup>〔一〇〕</sup>，其名为鹵掇<sup>〔一一〕</sup>。鹵掇千日化而为鸟，其名为干余骨。干余骨之沫<sup>〔一二〕</sup>为斯

弥<sup>[-三]</sup>，斯弥为食醯<sup>[-四]</sup>。颐辘<sup>[-五]</sup>生乎食醯；黄輶<sup>[-六]</sup>生乎九猷<sup>[-七]</sup>；脊芮<sup>[-八]</sup>生乎腐蠃<sup>[-九]</sup>。羊奚<sup>[-〇]</sup>比乎不筭，久竹<sup>[-一]</sup>生青宁<sup>[-二]</sup>；青宁生程<sup>[-三]</sup>，程生马，马生人，人又反入于机<sup>[-四]</sup>。万物皆出于机，皆入于机。

### 注 释

[一]种有几：有多种解释：（一）物种的变化有多少；如张湛说：“先问变化种数凡有几条，然后明之于下。”（《列子注》）如郭象说：“变化种类，不可胜计。”（二）“几”作“机”讲；如陶鸿庆说：“‘几’当读为‘机’。《黄帝篇》之‘杜德几’‘善者几’‘衡气几’诸‘几’字，《庄子》皆作‘机’，即其例也。‘机’即下文‘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’也。”（见陶著《读列子札记》，引自杨伯峻撰《列子集释》内）（三）物种中有一种极微小的生物叫做“几”；如马叙伦说：“《寓言篇》曰：‘万物皆种也。’是此‘几’字谓万物之种也。‘几’者，《说文》曰：‘微也。’从二‘幺’，‘幺’小也，从二‘幺’，故为‘微’也。”如胡适说：“‘种有几’的‘几’字，当作‘几微’的‘几’字解。《易·系辞传》说：‘几者，动之微，吉凶之先见者也。’正是这个‘几’字。‘几’字从‘兹’，‘兹’字以从艮，本象生物胞胎之形。我以为此处的‘几’字，是指物种最初时代的种子。”（《中国哲学史》）今译从（三）。

[二]齍：司马本作“继”，指一种断续如丝的草。

林希逸说：“继者，水上尘垢初生苔而未成，亦有丝缕相萦之意，但其为物甚微耳。”

王先谦说：“《释草》：‘蕒，牛唇。’郭《注》引《毛诗传》曰：‘水鳥也，如续断，寸寸有节，拔之可复。’《说文》：‘蕒，水鳥



也。’郝懿行云：‘今验马舄生水中者，华如车前而大，拔之，节节复生。’据此，即《庄子》所谓‘鬣’也。拔之寸节复生，故以‘继’为名。”

〔三〕鼃嫫之衣：青苔，俗称虾蟆衣（见成《疏》）。

〔四〕陵屯：高地。“屯”，阜（司马彪《注》）。

〔五〕陵舄：车前草（成《疏》）。

〔六〕郁栖：粪壤（李颐《注》）。

〔七〕乌足：草名。

〔八〕蛭（qí 齐）螬（zāo 糟）：金龟子的幼虫。

马叙伦说：“《论衡·无形篇》曰：‘蛭螬化而为复育，复育转而为蝉。’陈藏器曰：‘蛭螬居粪土中，身短足长，背有毛筋，但从夏入秋，蜕而为蝉。’李时珍曰：‘蛭螬，状如蚕而大，身短节促，足长，有毛，生树根及粪土中者，外黄内黑，生旧茅屋上者，外白内黯。’”

〔九〕胥也：同“须臾”。

俞樾说：“《释文》曰：‘胡蝶胥也，一名胥。’此失其义，当属下句读之。本云‘胡蝶胥也化而为虫’，与下文‘鸲掇千日为鸟’，两文相对。‘千日为鸟’，言其久也；‘胥也化而为虫’，言其速也。《列子·天瑞篇释文》曰：‘胥，少也，谓少时也。’得其义矣。”

〔一〇〕脱：借为“蜕”。

〔一一〕鸲掇：虫名。

马叙伦说：“‘鸲掇’疑即‘灶马’。《酉阳杂俎》：灶马状如促织，稍大，脚长，好穴灶旁。”

〔一二〕沫：口中唾沫。